12.「我的嗓子」

「左边的息肉变大了。你想怎么办呢。要切掉吗」

「……那个，还是切掉比较好是吧？」

「是的。可以的话还是切掉比较好」

有希追溯着自己的记忆。

思考着，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经常来这间医院看病的呢。

或许是从创作『ORANGE SUNSHINE』的时候开始，转眼之间已经来这间医院看病三年多了。

一直都在为这个事情烦恼。要是切掉就能轻松治好的话当然好。但是，也经常听说有很多人不切也能活得很好。是应该切掉呢，还是应该思考一下怎么才能又不动手术又能相安无事呢。

「切掉吧。请帮我切掉。拜托了」

1997年9月7日，在举行夏季球场巡演终演的甲子园球场的舞台上，有希第一次感觉到喉咙有种异物感。

那一瞬间，感觉啪嚓一下被什么东西挡住了喉咙，然后嗓子就开始变得干涸，渐渐出不了声音。

是种除了自己无法体会的，微妙的变化。

演唱会顺利完结了，安可时自己也得心应手地唱了「LOVER SOUL」。但是，一从舞台上下来就觉得喉咙很痛。

今天已经是嗓子的极限了。不过明天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在新单曲的录制开始前要全面复活——有希这样想。

（不知道是喜是悲。再见了！我的夏天）

回到东京后，寻找着新房子想要搬家。能看到樱花树的现在的家，已经被这两年间买来的家具和西装等塞得满满的。而且，这个地方的感觉总是怪怪的。

不要的东西就丢掉，想要过得舒舒服服。这样的话情况也会稳定一点吧……但是，嗓子却一直没有恢复。

（嗓子恢复得很慢。好奇怪啊。肚子又痛。我已经摇摇晃晃了）

10月，虽然完成了单曲「散步道」「ステキなうた（超棒的歌）」的主唱录制，但有希的嗓子已经沙哑了。喉咙左侧的疼痛似乎不会马上治好。10月18日决定将息肉切除。而且，好像什么事情都堆在了这个时候发生，只能慌慌张张地找新房子搬家，然后11月11日入院。有希第二天便接受了手术。

（喉咙很干涸。想喝点什么。如果可以吃东西的话，吃什么好呢。想吃很多很多东西啊）

拍过心电图之后整个早上都在打点滴。手术很成功。当然还出不了声。水也不能喝。即使肚子很饿也不能吃东西，特别难受。不过刚开始感觉到身体失去自由，就发现其实不打点滴不打针身体也没什么事。

因为出不了声，全部都靠写字板或者笔谈。可是

「磯谷小姐，这瓶点滴打完了要叫护士来哦」

「好的」

（啊！！！ 完蛋了！ 我说话了！！？）

「磯谷小姐，不可以哦。要注意一点」

（……这样的话早就该提醒我别说话而要用写字板啊。因为我也会大意的啊。糟糕了。如果因为这样好不了的话怎么办？）

朋友们都很有心，发来了传真慰问。前来医院探望的也带来了认真听过的CD和信件。

有希尽量让自己把接受息肉切除手术这件事想得简单一点。不想变得过度紧张。

「还不能喝水」

「暂时还不能吃固体的食物」

「不能说话」

心里积聚了很多压力，也意识到了音乐的妙处。Elvis Costello和Bob Marley，听着至今都没好好认真听过的Beatles的CD，渐渐地音乐便融入了身体。

（是什么呢……这种感觉。久违的感觉。听着音乐会哭出来）

当时所喜欢的是，新出的Janet Jackson的『THE VELVET ROPE』。一直在听，而当被告知稍稍说一点话也可以的时候，就情不自禁地哼了起来。

（啊。糟了。唱了出来。……但是，能够出声很开心啊。和Janet一起唱了出来！）

11月23日 JIRO酱、TAKURO君和オダ来看我。

允许我暂时外出之后，在外面吃了饭。

谢谢。很开心。

必须认真呵护嗓子。

不想再唱歌唱到太拼命了。

绝对要守护好这把嗓子。这是最后的机会了。

出院进行恢复性训练，开始期待能够唱新歌的日子。

「录音工作先延期？不，就按计划好的进行吧」

或许是因为还没深入考虑到进行声带手术这件事情的严重性。按照计划，新年就要马上开始在伦敦的录音工作。出院后的一个半月都不会有空。而有希这时还没意识到这是多么鲁莽的决定。